

金曾豪 著

阳台上的船长



希望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大冯一出生就和乡下的外婆、小舅舅生活在一起，直到8岁时才回到城里和父母一起生活。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大冯刚到城里的那一段生活。

公寓楼里的人家都急急忙忙地关闭防盗门，谁都不想知道隔壁住着谁。大冯对此非常不习惯，很想把大楼整个儿变成一条大船，然后把这条船开到乡下去。在新的家，大冯唯一喜欢的是那个半圆形的阳台。他把阳台想像成为一艘巨轮的驾驶室，把自己想像成为见多识广的老船长。

在大楼里，大冯的天真和认真引起了一场场的误会和笑话。

当然，天真和认真并不会使每个人都误会，天真和认真引起的笑话更不是一笑就了之的。大冯的天真和认真终究使这幢大楼里的各色人等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感动、触动或震动。不少人发觉自己已经或正在丢失许多不该丢失的东西。

与此同时，大冯这个乡下孩子也在一次次的领悟中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

作品以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构成，童趣十足，真情潜涌。这位阳台上的船长可真叫人感慨万千！

目 录

1. 大芭蕉扇.....	(1)
2. 迷路.....	(6)
3. 臭男孩.....	13)
4. 门.....	(20)
5. 一阵风	(27)
6. 三角亭,四角亭	(34)
7. 死人的信箱	(42)
8. 哭笑不得	(49)
9. 伤脑筋的军舰鸟	(58)
10. 沙堆	(65)
11. 钥匙	(72)
12. 打杏李	(77)
13. 无盐的日子	(84)
14. 再见,阿咪妮	(92)
15. 可以不可以	(98)
16. 浅蓝色的脸盆	(107)
17. 忘年之交	(114)
18. 男人的肩膀	(123)
19. 打算盘,卖大蒜.....	(131)
20. 红雨衣	(138)
21. 打赌	(144)
22. 大冯请客	(150)
23. 电话里不说永别	(157)
24. 很大很大的泪珠	(161)
后 记	(168)

1. 大芭蕉扇

冯洋今年8岁，块头不大，大家都叫他“大冯”，因为他爸爸叫“小冯”。老子 and 儿子总该有区别的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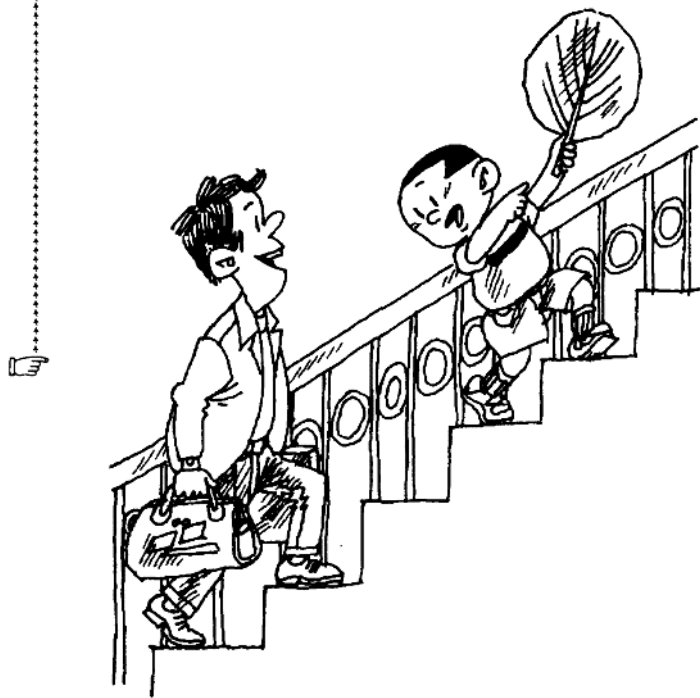
冯家住在琴湖新村7区7幢。冯家搬到这幢楼快一年了，而大冯住进这幢楼要晚得多。大冯第一回单独出现在楼道里时手里举着一把大芭蕉扇。那天太阳很毒。

大冯一口气从一楼跑到五楼，从五楼跑到一楼，发现这幢住宅楼的人家都紧紧地关着门。

“嗨！嗨！”大冯大喊了几声。

尾随而至的大冯爸爸小冯赶紧来制止他：“小孩子，不要吵闹人家。”

大冯说：“人家不在家嗨！”大冯以为



大白天关着门的屋子是一定会有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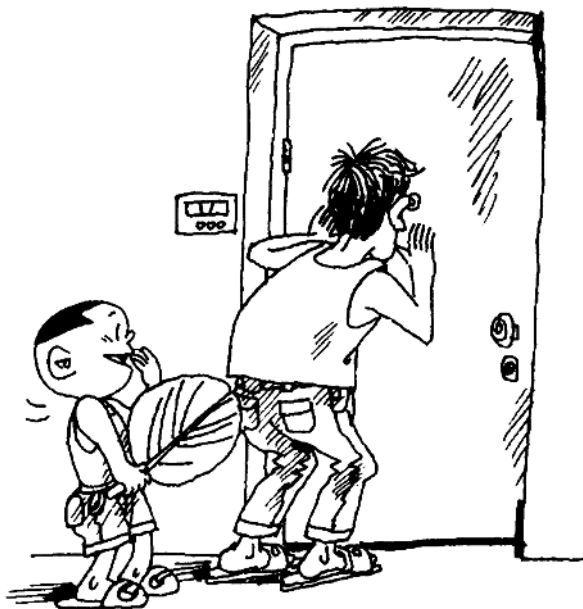
小冯说：“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在家？”小冯知道儿子把这里当作葫芦湾那样的小镇了。葫芦湾镇在白天是家家不关门的。

好像要证明小冯的话，202 房间的门开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姑娘出现在门框里，眼睛圆圆的，看着大冯手里的大芭蕉扇就像在看外星人。

大冯说：“我是冯洋，葫芦湾来的！”

小姑娘说：“什么葫芦湾呀？”

大冯冲着小姑娘说：“不知道葫芦湾啊？笑死人了！”大冯的嗓门很大，在楼道里引起了嗡嗡的回声。小姑娘不习惯别人这样对她说话，哼了一声，说：“拉倒吧！”意思是：葫芦湾有什么了不起的！葫芦湾对大冯很重要，他一生下来就生活在那里。葫芦湾是山里的小镇，那儿有他的外婆和小舅舅。



大冯还想和小姑娘说话，可小姑娘已经把门关上了。门有两道，一道是包着铝皮的木门，一道是叮零当啷响的防盗门。

小冯说：“回家回家。”

大冯想起这里就是他的家了，就叹了一口气。要是在葫芦湾，这时他准在镇外白鱼潭里和小伙伴们玩水了。他刚才让爸爸领着在这个居民新村各处走了走，真是一点劲也没有。爸爸和新村里的人好像都不认识，对面走过也不打声招呼。在葫芦湾镇，谁不认识谁啊！男女老少都称外婆“曾婆婆”，曾婆婆长曾婆婆短，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呐。如果外来的人要找曾婆婆，人们就会说：“笑得最响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或者说：“摇大芭蕉扇的那个老太太就是。”

这么想着，大冯又叹了一口气。

小冯说：“小孩子叹什么气啊？”

大冯说：“叹气有什么难的？”

大冯爸爸是一个修船厂的职工，妈妈在一艘江轮上工作。那轮船在琴湖和九江之间往返，一来一回要五天时间，所以大冯妈妈一个月中倒有二十天不在家里。就因为这，大冯周岁时就让外婆接了去，成了外婆的跟屁虫。除了冬天，外婆只要不干活，手里总摇着一把大芭蕉扇，下雨当伞，天晴遮阳，若是大冯顽皮认错，大芭蕉扇就当头拍下来了，不痛，响声倒是很有气势的。

回到201关上门，小冯就考起儿子来：“要是你一人在家，有人敲门怎么办？”

大冯故意说：“开门。”

小冯说：“小孩子认真说话。”

大冯反问：“要是你一人在家怎么办？”说着用扇子敲敲桌子，表示有人敲门。

小冯就给儿子来个示范：蹭掉鞋，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从“猫眼”向外张望。知道什么叫“猫眼”吗？就是门上那个用以向外

偷看的洞。

大冯问：“你看什么呢？”

小冯说：“看外面是不是熟人。”

大冯说：“不是熟人怎么办？”

小冯说：“那我就不开门，装作屋里没有人。不是熟人说不定就是坏人。”

大冯说：“爹，你这么鬼鬼祟祟的，我看你倒像个坏人呢！”



2. 迷 路



妈妈出航去了，爸爸上班去了，大楼里的门都紧紧地关着，大冯寂寞得像网袋子里的足球。在这种时候，大冯总是会去玩洗衣机。往洗衣机里灌满水，开到快档，让水哗哗地旋转起来，大冯就用手去玩水，想像着这是在葫芦湾的白鱼潭呢。

白鱼潭在葫芦湾镇外的凤凰山下，不算大，平日也没什么像样的波澜。从凤凰山上流下来的山涧也是细细的。下过大雨，山涧里的水就凶了，哗哗地往白鱼潭里灌，一些落叶在水面上快活地打圈子。这是男孩子们集会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剥得光光的，像下馄饨一样往潭里跳。潭里的鱼也是贪玩的家伙，蹿出水面比翻斤

斗，逆着水流比冲刺，往男孩子们的腿上肚子上乱撞。大青蛙小青蛙在水草丛里呱呱鼓噪。它们才不怕人呢，大不了扎个猛子避一避。小舅舅说青蛙是人的游泳教师，人是不可以得罪老师的对不对。

洗衣机毕竟不是白鱼潭，又没个伴，玩一会儿就没意思了。大冯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换上凉鞋，大摇大摆地出了门。他从来没把爸爸的警告放在心上——小孩子独自出门算什么！街上有老虎吗？这个城市有老虎，可老虎在动物园的笼子里，笼子的钢筋粗着呢。真有老虎跑到街上来倒有劲了！小冯带大冯去过动物园，去过电影院，大冯认为这个城市比得过葫芦湾的就是这两个地方。对了，还有双层大巴也挺有劲的。

这么想着，大冯就决定去坐 115 路公共车了。115 路是很好认的，它是唯一的双层大巴，上次去动物园就是坐的 115。这个新村的村口就有一个 115 的停靠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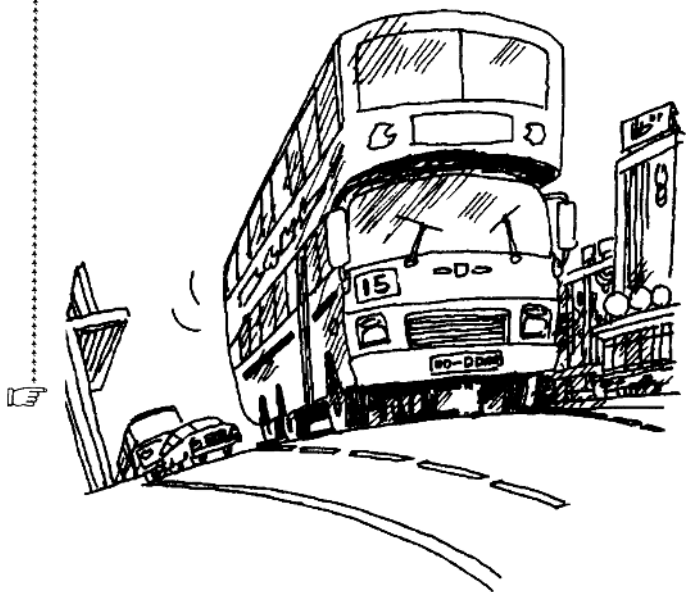
巧得很，大冯一到停靠站，双层车就到站了。大冯上了车，把一元的钢镚儿“叮”一声投进收费箱。这是一辆无人售票车，无论你在哪儿下车都只要付一元钱，大冯知道这个规矩。

大冯当然是要坐上层的。车上乘客不多，坐上层的就更少——既然下层还有那么多空位子，就很少有人肯麻烦爬梯子了。除了大冯，上层的车厢里只有一个乘客——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大冯不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些空位子了，一会儿坐这儿，一会儿坐那儿，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着，一会儿又在走道里站着，忙得要死。忙过一阵，大冯才慢慢安定下来，坐在靠窗的一个位子上。因为这个位子的下边就是驾驶员的位子，大冯就想像是他在驾驶这辆庞大的车子，手和脚就都有了配合的动作。

大巴不灵活，车速也不快，但块头大，轰轰隆隆大摇大摆地在大街上行驶，很合大冯的胃口。

“小朋友，前面就是动物园啦。”





车厢里只有一老一少，老爷爷当然是在对大冯说话。

大冯说：“我不去动物园。”

“噢，那么你去那儿啊？”

大冯说：“我那儿也不去，就在车上玩。”

白胡子爷爷遇上同伴了，他也是哪儿都不去，就来车上坐一会儿。这车是环行的，只要你不下车，它会载着你一圈一圈地转下去。

老爷爷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冯说：“我是葫芦湾的冯洋。”

“葫芦湾？山里的那个小镇？那山叫什么来着？”

“凤凰山！”这时，大冯已经转移到白胡子老爷爷的身边来了。

老爷爷说：“我去过凤凰山，那儿有个葫芦洞，很好玩的对不对。”

大冯兴奋起来：“还有白鱼潭呢！”

“白鱼潭没去过，好玩吗？”

大冯打着手势说：“水是怎么打转的，潭中央有这么大这么大一块白石头。从白石头上往水里跳——扑通！哈！你可要当心噢，白石头上是有青苔的，滑得像条鱼……”

听着听着，老爷爷捋着白胡子笑嘻嘻起来，大冯的好兴致感染他了。

大冯注意起老爷爷一抖一抖的白胡子，问：“爷爷，你的胡子这么长，吃饭的时候多碍事啊。”

老爷爷用手在嘴边做个碗的样子，说：“瞧，一点也不碍事的。”

大冯说：“那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放那儿啊？放在被子外头还是放在被子里头？”

这一回，老爷爷被问住了。

大冯体谅地说：“爷爷，你忘了对不对，因为夏天是不盖被子的。”

老爷爷不是忘记了，而是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件事，但是他还是说：“不错，爷爷是忘记了。爷爷老了，记性不好了。”

大冯说：“我外婆也是这样的。有一回，她煮玉米棒子忘了加水，还有一回……”

大冯还想举些例子来安慰老爷爷，可一时想不起来了。大冯外婆的记性是很好的。

老爷爷知道这孩子是在安慰他，有些感动，想起胡子的问题又忍不住笑起来。一笑，他的白胡子就抖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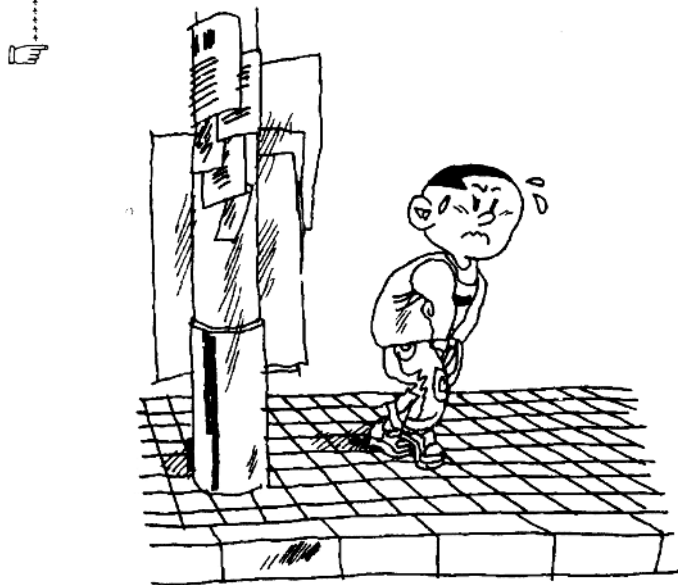
大冯很想摸一摸白胡子。他当然没有摸,那是不礼貌的。

大冯说:“爷爷,你是城里人吗?”

老爷爷说:“对啊。”

大冯想:这老爷爷很像葫芦湾的人呢,葫芦湾的老爷爷也是这么抖着胡子笑的。

一群年轻人上车来了,车厢里立刻热闹起来。他们在讨论足球比赛的事,嗓门一个比一个响。到了站,白胡子爷爷就下车去了。临走时,老爷爷摸了摸大冯的头,轻轻说:“冯洋,再见啦。”老爷爷知道他很难和这个葫芦湾的小男孩再见面了,心里有一丝儿



难受。

大冯还是很想摸一摸老爷爷的白胡子。

老爷爷下车不久,汽车就发生了故障,只能靠在路边修理。眼看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乘客们纷纷下车另想办法去了。大冯是最后一个离车的乘客。他现在只能走着回去了,因为他身上只剩下5分钱了。没关系,大冯是不怕走路的。不过,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到琴湖新村怎么走呢?没关系,大冯可以开口问路。外婆常说“路在嘴边,开口叫人。”意思就是开口问路,开口先叫人——叫阿姨,叫奶奶,叫叔叔,叫爷爷。

大冯开口问路了,可他不去问去琴湖新村怎么走,而是问去电影院怎么走,他不愿意人家把他当作一个迷路的傻小子。那些小鸡雏、小羊羔走单之后叫得惨惨的,笑死人!爸爸带他去电影院看过电影,大冯认识从电影院到琴湖新村的路,只要找到电影院,大冯就有把握走回家了。

问了几个人,大冯就找到了电影院。这确实是个电影院,可这个电影院不是大冯看过电影的那个电影院。对了,城市和葫芦湾不同,不止有一个电影院。大冯不知道电影院的名称,这下麻烦了。大冯又开始问路,这一回打听的是“天合船厂”,那是他爸爸小冯工作的单位。大冯这家伙还是不愿意当迷路的小羊。

天合船厂很远的。根据人们的指引,大冯走了一条街又走一条街。怎么这么远啊!大冯的腿发酸了,大冯的嘴发干了。这些都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大冯非常想小便,非常非常想!街上的公共厕所一个比一个漂亮,可全是收费的——大便2角,小便1角。大冯的裤袋里只有一个5分的钢镚儿。

街道一条比一条长,这个鬼城市怎么有这么多街道的!大冯先是觉得肚子里有一个大水桶,后来觉得肚子里有了一个大水库。这时候,大冯是多么想念他的葫芦湾啊!在葫芦湾,哪一条田埂不可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多痛快啊!

大冯终于走进一个厕所，把一个5分钢镚儿放在管理员面前的桌子上：“阿姨，我只要半个小便可以吗？”

阿姨想了一想才明白过来，明白过来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把钢镚儿按在大冯手心里，说：“你这小孩子，快进去吧！”



3. 臭男孩

大冯对他们家的阳台比较喜欢。这个二楼的阳台正对着新村的中心绿地，站在那儿几乎可以看到绿地的所有角落。当然，阳台的半圆形状对大冯更重要——这多么像一艘大轮船的驾驶舱啊！

大冯曾经乘着妈妈工作的那艘江轮去过一次九江。他和船长泡熟了，小半天小半天地赖在驾驶舱里不肯走。他太喜欢乘风破浪的感觉了！

大冯的爸爸小冯在船厂工作。对此，大冯本来也是引以为豪的，他常常对人家说：“我妈是管轮船的，我爹是造轮船的！”自从那天迷路去过船厂，大冯就对爸爸那个船厂有点失望，因为那儿造的船太小



了，没法和妈妈那艘江轮比较。

大冯的小舅舅去年考上了大连海运学院。大冯虽然没去过那儿，可看过资料，那些轮船那些军舰都是那么大那么神气，海了！今年暑假，小舅舅没回家，去“东方龙”号远洋轮实习去了。“东方龙”号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精神抖擞的，多海哪！

大冯把望远镜找出来挂在脖子上，站在阳台上想像着自己正驾驶一艘巨大的轮船航行在长江上。他做出各种动作校正航向，

